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麓川之役

英宗正統二年冬十月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叛侵南甸州洪武中麓川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按思倫所居本麓川地與緬接壤皆在金沙江之南在元爲平緬宣慰司思倫不言麓川蓋已據緬爲已有洪武中大兵下雲南改平緬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麓川之名始見至二十九年平緬入貢更立宣慰司不相混一未幾思倫叛黔國公沐英討平之其後失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

一

官改孟養宣慰使以刁氏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發次子思任者狡獪踰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會緬甸危思任侵有其地遂欲盡復父所失故地於是擁眾叛於麓川先是侵孟定灣甸大殺掠雲南總兵黔國公沐晟以聞至是復侵南甸州土官刁貢罕地命沐晟遣官齎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思任不奉詔

三年冬十二月思任侵掠騰衝南甸畧取孟養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屠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滇王號也中國遂訛爲思任發云事聞上遣刑

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服

四年春正月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率師討思任發太監吳誠曹吉祥監軍兵至金齒思任發遣其將緬簡斷江立柵而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晟兒畜之至是晟遣指揮車琳等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刑部主事楊寧曰不可兵未加稱降此詐也懼有後悔晟不從檄寧督餉金齒賊將緬簡數挑戰政怒造舟六十艘欲渡江晟不可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簡走之破賊柵賊奔景罕寨指揮唐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

二

清擊敗之指揮高遠等又追敗之高黎共山下共斬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也遠攻疲甚求援於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不進政渡江追至空泥知晟不力援已賊伏兵四起出象陣衝擊乃遣其子瑛還曰若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軍殲焉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至楚雄上遣使者責狀仍以四萬五千人助之晟懼罪暴卒思任發犯景東孟定殺大侯知州刁奉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連等長官司五月以沐昂爲左都督征南將

軍右都督吳亮爲副將軍馬翔張榮爲左右參將進討思任發昂上路江之捷陞賞有差

五年春二月沐昂討麓川軍抵隴把去賊巢甚近右參將都督僉事張榮先令都指揮盧鉞擊賊大敗榮棄符驗軍器遁昂等不能救師還勅責沐昂等畱昂鎮守右都督吳亮左參將馬翔俱逮下理

秋七月思任發屯孟羅大掠據者章硬寨沐昂率都指揮方瑛柳英等進克之賊宵遁威遠州土知州刁蓋罕戰威江亦敗之已而思任發遣流目陶孟忙怕等人貢禮部議減其饗賚上曰彼來雖緩我師而朕不逆詐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 三

遂賚而不宴賜勅諭之

六年春正月命定西伯蔣貴爲征蠻將軍總兵討麓川思任發以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初雲南總兵沐晟等議麓川險遠攻之非十二萬人不可宜徵兵湖廣川貴各委善戰指揮分三道灣甸芒布騰衝刻期並進上下廷議英國公張輔等言分兵勢孤彼或拒險邀我非萬全計宜擇大臣往雲南專征會思任發遣使謝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麓川之在南陞彈丸耳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宜寬其天討官軍於金齒

且耕且守舜德格苗不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大學
士楊士奇主其說張輔謂思任發世職六十餘年屢
抗王師釋此不誅恐木邦車里八百緬甸等覘視窺
覬示弱小夷非策上從之遂命貴驥先赴雲南復以
副總兵李安參將宮聚領川貴兵副總兵劉聚參將
冉保領南京湖廣兵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驥
薦太僕寺少卿李蕢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爲
參謀陸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
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偏隅卽叛服不足爲中
國輕重而脫歡也先併吞諸部侵擾邊境議者釋豺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

四

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
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王振專政欲示威荒服
也 十一月定西伯蔣貴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
大破之思任發遁去先是思任發率眾三萬至大侯
州欲攻景東威遠兵部郎中侯璉都指揮馬讓盧鉞
擊之驥等遂進至金齒鎮康守陶孟刁門俸乞降令
右參將冉保以五千人入據之因其眾破昔刺寨移
攻孟通王驥誓師分三道進取參將冉保自緬甸趨
孟定會木邦車里之師驥同蔣貴中路至騰衝內官
曹吉祥副總兵劉聚等自下江夾象石合攻徑抵上

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攻二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大破之拔上江寨賊千餘猶迎戰官軍奮長戈蹴之賊將刁放戛父子俱沒刁招漢闔家自焚生擒刁孟頊先後斬五萬級上江平賊散走大兵由夾象石下江通高黎貢山道至騰衝畱副總兵李安成之王驥等取道南甸至羅卜思莊令指揮江洪等以八千人抵木籠山思任發乘險以二萬人列七營相救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分攻之不下驥貴同奉御監蕭保自中路進左右夾攻敗之斬數百餘級乘勝至馬鞍山破其象陣死者十餘萬麓川大震十二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

五

月王驥等直擣巢穴山周三十里柵堅塹廣其東南依江壁立以三千人探之賊象陣伏泥溝突起敗之賊又自永毛摩尼寨至馬鞍山伺我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攻拔之瑛方政子也而右參將冉保從東路合木邦車里大侯之兵先後斬三千三百九十餘級於是進攻麓川積薪焚其柵思任發挈妻子間道渡江走緬甸焚溺數萬驥等班師敘平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以郎中侯璉楊寧爲侍郎餘陞賞有差

七年冬十月復命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征麓川

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爲寇上謂驥曰卿爲朕再行遂起兵如前復命驥等往討之八年春二月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軍至金齒遣諭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遣驥曰緬甸黨賊不可不討也乃至騰衝分爲五營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道並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澗覘我軍容驥責以忠義賜牛酒遂感悅效死緬人擁眾大至蔣貴率兵蔽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班師蔣貴起自行伍屢立顯功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

六

役一人臨陣身先士卒敵皆披靡必手擊殺數十人不知書然貴爲大將拱手聽人指揮無傲色故所向成功

九年春二月王驥合木邦等諸部進兵緬甸累捷緬人用大金縷船載思任發至江上覘我復匿之欲以麓川予木邦孟養戛里予緬甸始獻思任發詭以思任子思機發致仇爲解驥等乃縱兵擣思機發寨俘其妻子及從賊九十餘人象十一事聞上詔驥還京然思機發尚竊據孟養負固不服

十年冬十二月雲南千戶王政奉勅幣諭緬甸宣慰

男卜刺浪馬哈省索思任發未卽遣適晝晦二日術者曰天兵至矣卜刺浪馬哈省懼以思任發及妻子部屬三十二人付政思任發不食垂死政遂斬首函獻京師

十三年春三月初思機發復據孟養地爲亂屢諭不從復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宮聚爲總兵張軌田禮爲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爲左右參將率南京雲南湖廣四川貴州土漢軍十三萬討之以孟養舊宣慰刁孟賓爲嚮道又勅木邦緬甸南甸干崖隴川宣慰使刁蓋發等各輸兵餉命戶部右侍郎焦宏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

七

督餉雲南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以渡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眾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翟亨皆戰死思機發竟失所在或謂死於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部落復擁思任子思祿爲亂攻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土目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

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詔增驥祿
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

谷應泰曰麓川地接平緬雖彈丸黑子然固皇
輿以內地也洪武初思氏失官刁氏逐思據有
平緬至正統時刁又衰弱思氏復振賓玉走死
思任坐大且爭衡上國矣蠻夷自相攻殺趙奢
所謂兩鼠鬪穴天子不必問也天使亟行誚讓
數四而尉陀箕踞初無降意子陽不省乃更治
兵倔強如是而討逆之旗不見於金齒問罪之
旅不戰於昆池尚謂國有人乎且宣帝卽位已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

八

棄交趾新君踐祚又廢麓川雲貴二廣土夷環
疆動以百計溪蠻苗峒列處內地耕牧成羣麓
川不逞既有徵矣異類襲是跡而動誅戮子弟
憂患長老甚者屠掠郡國并吞諸部再復數年
蒞醬不見於番禺印杖不來於大夏使斷牂牁
之北地盡越雋之東矣爾時而欲用兵敗固不
測勝亦大創且高帝定雲南思氏竊發沐英以
三萬騎破其三十萬眾思然後俯首歸命旣而
刁氏又叛沐春疾驅力戰擒斬諸刁納其故主
其諭傅友德曰雲南雖平尚煩區置靄翠諸地

不盡服從雖有雲南亦難守也蓋小懲大戒柔遠之良規一勞永逸王師之勝算故殷興夏緒必克鬼方蜀出中原先渡瀘水控遠與綏邇不同功討貳與貪功不同道也西楊主議舜德格苗劉球上書不稱荒服或亦朝多濁亂內憂羣小北敵陸梁外憂方大文子不願楚敗山濤方懼吳亡大臣之用心固如是耶若乃長駕遠馭則亦公孫弘之罷朔方淮南安之諫閩越者也蔣貴王驥初下麓川三路分進斬首三千思任竄緬僅以身遁再攻平緬五營並進焚其援舟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

九

思任父子又竄孟養然而緬人內懼傳首京師勒石金沙誓臣石爛此亦勳著燕然功高銅柱豈僅唐蒙夜郎相如印筆者乎然史稱其起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冒躐五等橫被冕玉嗟乎陳湯貪贖曹翰凶殘武臣之故態而屯守之說不行飛輓之繁不給此則其智遜金城而功比貳師者已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平浙閩盜

英宗正統七年十二月麗水盜陳善恭慶元盜葉宗
雷合眾盜福建寶峰場銀冶命浙江福建有司捕治
之

十二年春二月葉宗雷聚眾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
獲微甚棄去九月率眾之雲山遍掘諸坑場無所得
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
曰以吾之眾卽索金於市易耳何至自疲山谷間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苦不給也眾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
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召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爲
教師訓練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從者益眾
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眾截車盤嶺鉛山惴恐行
旅斷絕

十三年夏四月福建沙縣鄧茂七反自稱閩王命都
督劉聚爲總兵陳榮爲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爲左右
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茂七江西建昌人初
名鄧雲豪俠爲眾所推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
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眾集會常數百人遠近商

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頓指殺人先是御史柳華按閩檄各郡縣令村落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長嘗佃人田例輸粟主家餽少物茂七令毋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訟之不受縛乃下巡檢追攝之因殺弓兵數人聞於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畧盡懼討遂刑白馬歃血誓眾舉兵反游兵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萬餘人自稱閩王與正景率黨劫上杭還攻汀州爲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正景被擒送京師斬之獨茂七黨盛不可制至是率其黨據杉關劫商旅遂攻光澤縣大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二

掠順流下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時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萬計賄王振得爲左布政使抵任將責償焉小民苦爲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貧人無賴者悉歸之旬日有眾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相聞將劫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官軍殲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

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齋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締置里圖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揮張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賊僅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且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搏都指揮并其從兵皆殪之前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眾喊聲官軍大潰茂七進攻延平張海登城諭之有緋衣賊曰我曹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如朝廷宥我且立散乞免徭三年都指揮范眞等戰於城外眾潰眞與指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三

揮彭璽等俱死御史上其事請兵討賊上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偕都督劉聚陳榮等往討之九月張楷等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十一月指揮戴禮擊葉宗畱斬之禮與都督陳榮亦戰死初張楷奉命討鄧茂七至廣信以葉宗畱道梗畱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宗畱江西御史韓雍亦言宗畱近在咫尺門庭之寇皆國家事豈可畫疆而計耶楷不知所從指揮戴禮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都督陳榮謂楷

曰受朝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
二寇逗遛不進乃遣一步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
耶楷然之遣榮以二千人率禮等往禮先驅與賊遇
於黃柏鋪麾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畱衣緋率眾前中
流矢死官兵不知爲宗畱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
八爲渠魁劫車盤嶺悉眾駐十三都欲回浦城會陳
榮兵亦至併戴禮軍搜山至玉山十二都中伏榮禮
皆死葉希八焚浦城還龍泉眾數萬人屯雲和麗水
陶得二陳鑑胡俱率眾從之楷聞報方益兵進而劉
得新已率江西兵敗茂七於建陽道始通楷遂問道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四

入閩會劉得新等取道走建寧 十二月守備處州

監察御史朱瑛計擒賊黨周明松等尸於市時葉宗
畱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金華武義崇安鉛山諸縣
朝廷慮其與閩寇合命瑛及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
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眾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
於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眾三萬來劫明松等
中官大懼欲走瑛不爲動立誅明松等尸於市賊聞
之逡巡遁去 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
德化永春安溪寇泉州知府熊尚初逆戰於五陵坡
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以建寧知府張瑛爲福建右

參政鄧茂七以二千餘人攻建寧瑛率建安典史鄭烈鄉兵吳保等合都指揮徐信分道乘霧襲斬五百餘拔其寨故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上以閩師久無成功命寧陽侯陳懋爲征南將軍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尚書金濂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王瑾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率京營及江西浙江諸處大軍討之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死百餘人軍士亡者倍之以捷聞初賊於近城五里許斷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五

橋爲守道阻不通劉得新旣敗賊張楷乃遣使諭之降其黨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諸民不許復私讐建陽路旣通沙縣賊首張繇孫至延平降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願殺賊贖罪且云賊敗後皆據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爲公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擊之吾爲內應可覆也許之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僞將掠財聚陳山寨黃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擊殺千餘人賊眾稍卻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參政張瑛與賊戰死之於是楷等還建寧賊遂退保陳山二月賊復下山攻

延平蓋張繇孫羅汝先誘之出也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賊乘浮橋竟進伏起礮作合擊大破之官軍乘勝進殺擒數千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函之馳露布以捷聞而寧陽侯陳懋等大兵亦繼至楷等至順昌諸處慰撫居民餘賊復擁茂七兒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賊據九龍山楷遣兵二千出山後戒之曰明日賊必空寨攻我若疾入其寨據之比日賊視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山後兵已據其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六

寨驚潰 三月指揮王鉞捕賊於高陽里獲女賊廖氏僞號女將軍廖氏甌寧人被掠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幻尤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璽書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黃琴爲主簿羅汝先爲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候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畱勦閩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懋等乃立賞格能自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賊將張畱孫者驍勇善戰茂七起事多倚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戶龔遂榮僞貽畱孫書若素有約者佯使謀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畱孫

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砦執伯孫送京師斬之左都督劉聚兵至南平順昌甌寧擒餘黨六十三人斬首無算諸將先後擒斬招撫畧盡八閩悉平懋等乃班師張楷劉聚等還師討處州寇先是葉希八等據雲和山中數月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朱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於義烏掠人於松楊官軍雖眾不能越馮公嶺迫我矣眾從之遂掠處州守臣遣使從溫台告急於杭州御史命都指揮沈鱗參議耿定僉事王定帥兵四千至處州擊之諸守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七

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命都指揮徐恭爲總兵孫鏜陶瑾爲左右參將工部尚書石璞督諸軍討之會沈鱗耿定王晟率千戶楊清等擊賊麗水敗沒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守城不敢出賊攻處州聲言取金華時楷等兵尚未至葉希八分犯江西廣信境永豐知縣鄧顛死之時賊侵上饒顛奉張楷檄禦卻之賊大至或勸其走不聽遂被執不屈罵賊死 陳鑑胡破松陽龍泉屯金山岩分劫青田武義義烏東陽自號太平國王改泰定元年麗水縣丞丁寧以老人王世昌等入賊巢諭鑑

胡降之進寧處州府同知世昌等授巡檢鑑胡至京
錮錦衣獄有詔鑑胡擬死免其妻子民兵張祐王應
參王金禮等亦殺賊千餘人獲皮甲八百上俱授巡
檢責尚書石璞總兵徐恭玩寇五月張楷入浙至
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陳危急狀時處州城中乏食
諸將登陴而泣楷分兵水陸並進至蘭溪御史黃英
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令軍中製竹色數百
面色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
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陽遣人
求撫實覘之耳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於平地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八

賊眾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
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
百人持鎗者多爲竹篋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
悉被擒獲賊敗潰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初
賊勢甚迫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
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詞懇惻賊黨環動悚聽多率其
黨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入山中至是千戶沈
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眾
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請
以此三人往可得也楷從之令齎榜入山反復譬曉

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陶得二乃先出見楷優賞加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希八楊希陶秉倫率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柏鋪緋衣中流矢死者卽葉宗畱也明日受等三人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十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 六月上下璽書諭張楷相機勦撫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旣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眾如故欲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

景帝景泰元年五月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九

青田諸縣進攻武義武義無城郭副使陶成力禦之賊銳甚麾下勸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帥兵更進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兵潰成策馬突陣死之成有威惠屢捍海寇有功至是死民思之不置未幾復得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激擾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齎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出降餘黨因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露布以聞楷還京會帝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廷議楷無功追論下於理議上以寇平

功贖罪得放歸

二年秋七月鎮守浙江福建侍郎孫原貞以處州盜平奏析麗水青田二縣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從之

谷應泰曰浙江入閩道險而狹迤邐千里山勢嵒嶭灌木翳翳糾紛盤互不逞之徒往往跳穴其間內可以聚糗糧下可以伏弓弩急可以遠遁走緩可以縱剽掠以故浙閩多寇盜好作亂長吏不敢問將兵者難撲滅地險然也又况括蒼諸坑頗產貢金椎埋嗜利者因緣爲奸趨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十

如鶩聚眾益多以故慶元葉宗雷以千餘人攻政和此亂之始也然其由浦城劫建陽則自浙犯閩攻上饒破永豐則自浙犯江而葉希八又焚浦城屯雲和麗水則自閩還犯浙矣其時閩地鄧茂七反寧化蔣福成反尤溪莫不據地稱王摧鋒陷敵擁眾萬餘轉戰數郡比之於浙爲尤劇焉昔武帝之時東甌閩越治兵相攻遼闊阻深尚煩漢救而使其合兵連橫侵暴吏民咸陽雖遠可付之度外耶於是中丞張楷銜命督師劉聚陳榮分兵進討旣而榮旣敗沒賊又滋

蔓宗畱雖死明松復來希八未亡鑑胡更作何
異淮裔煽亂徐戎並興甲午祠兵魯師欲潰乃
始一俟二伯授鉞南征六將兩璫協謀東伐猶
之赤眉敗禹更命馮異盧循摧毅還仗宋公雖
望桑榆之收亦苦潢池之酷矣所幸者閩寇自
閩浙寇自浙地雖旁掠勢不交通取虞取虢此
成擒耳假令浙寇北下婺州東收廣信閩寇南
驅光澤西薄建昌聯師有犄角之形事成有中
分之約則八閩旣困江浙亦搖而更待朱瑛橫
格鉛山中官分守要地不已晚乎雖其後福成

茂七先後並殲希八鑑胡同歸款附東陵渠帥
次第盡矣而獨參政宋彰者輸賂王振責償閩
閩民苦誅求盜所自起五年之間村落爲墟赤
羽徵兵青芻轉餉土木之妖先萌內地奸閹柄
政禍如是乎至於陶得二屢叛而貸死張楷捷
奏而下獄蓋二以楷庇獲全楷以振黨受過刑
賞失中亦云忒矣若夫孫原貞條奏浙增雲宣
三邑閩置永壽二縣犬牙相錯馭險之規也但
磴道素多槎枒羣盜易於伏莽黃門薙髮蝨乃
不生馬援伐樹寇遂永絕原貞之策乃更不及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土木之變

英宗正統八年夏四月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

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瓦剌也先專候釁端圖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尚書鄜堃畏王振不敢主議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二

一

民三丁籍一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瓦剌方驕邊民疲甚兼以邊地艱薄若如所言是絕衣食而逼其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宣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十四年春正月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先是也先遣人入貢通事輩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貢馬曰此聘禮也答詔無許姻意也先益媿忿謀寇大同夏六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奉天華

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自王振擅權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很恣愈甚且諱言天變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遍生奏入不省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山移有聲三日不絕移三里不敢詳奏黃河改往東流於海滄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殿基上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天下 秋七月也先圖犯邊其勢甚張侍講徐理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理怒曰爾不急去不欲作中國婦耶乃行八日也先大舉入寇兵鋒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二 二

銳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太監王振勸上親征命下二日卽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征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畱不允十七日命太監金英輔廊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遂偕王振并官軍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駐營方一鼓眾軍訛相驚亂皆以爲不祥明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

息愈急隨駕諸臣連上章畱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
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師深入八月
戊申朔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鄭埜請回鑾振矯
旨令與王佐隨老營埜乘馬蹀躞而前墜地幾殆王
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
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
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
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於是井源等報敗
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織罩營雷雨大作王振惡之
會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二

三

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勢決不可行振始有還意明
日班師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宜從
紫荆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人因欲邀駕幸
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還至狼
山追騎且及十三日庚申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
勇無謀進軍鷄兒嶺敵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掠殆
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眾欲
入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兩未至畱待之鄭埜再
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
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爲

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
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十四日辛酉欲行敵已逼
不敢動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甚掘井深二丈
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爲也先所據也先分道
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
益增時楊洪總兵在宣府或勸洪急以兵衝敵圍駕
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日壬戌敵遣使持書來以
和爲言遂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北使偕去
振急傳令移營踰塹而行迴旋之間行伍已亂南行
未三四里敵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二

四

鐵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大軍大呼解甲投刀者
不殺眾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
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被擁以去英國公
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
死從臣得脫者蕭惟禎楊善等數人軍士脫者踰山
墜谷連日飢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
械輜重盡爲也先所得太監喜寧降於也先盡以中
國虛實告之初師旣敗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惟喜
寧隨侍有一胡索衣甲不與欲加害其兄來曰此非
凡人舉動自別擁出雷家站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

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果有此勝問眾何以爲計其中一人名乃公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摧其面曰去因力言兩軍交戰人馬必中刀箭或踐傷壓死今大明皇帝獨不踐壓中刀箭而問那顏問我等無驚恐怨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賞雖天有怒

推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何反天那顏若遣使告中國迎返天子那顏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眾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時惟校尉袁彬侍命彬遣前使臣梁貴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畱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不知上所在是日皇太后遣使齎重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

谷應泰曰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裔及其季也保境固圉毋生戎心是故馬邑之誘加罪王恢郅支之誅斬封延壽蓋以勤兵遠畧輕開邊釁非細故也况乃撐犁之帳甫逼關門而黃屋之尊自爲鎖鑰晉明帝深窺姑孰趙武靈突入咸陽誰實謀國而乃身試不測之淵輕入虎狼之穴哉若夫英宗踐祚王振擅權也先桀黠狡焉啓疆其時如羅亨信之議備土城石亨之撥軍屯種則先事之防也王直之伏闕懇畱鄜瑩之堅請回鑾王佐之草間跪伏則臨事之救也而

王振威福自擅從來日久銳意親征有進無退豈真楚國聯師滅此朝食驃姚報漢無以家爲者乎乃從來嘖笑竊弄者必須假禦侮以固主恩而勢焰炙手者易於倖邊功以邀富貴此振之所以據鞍顧盼走死地如鶩耳至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十室之邑可以免難而英宗是時勸駕之言易入斷鞅之議不行者母亦文皇自征瓦剌狃於易與而宣宗自將待邊又所親見者耶以故追戎濟上專目魯公北伐令支羣推小白然而天時人事則有異焉方其天變見於

土地變見於下南宮荆棘北殿塵灰比於梅福之金鐵皆飛宗周之三川告亡此何景也至龍臺而一軍皆亂出居庸而連宵風雨薄大同而僵屍滿路比於苻堅之犬啾宮門管子之髀鼓皆濁此何兆也逮夫井源敗衄踵至朱冕全軍覆沒而振始還屯左次定議班師嗚呼晚矣蕩陰之血酷於染衣平陽之辱幾於執蓋徒使師武臣封尸俱死諸大夫拔舍無從楚三尸之眾見懷王以何期銳司徒之妻歎吾君之不免幸而共和行政叔武人守適來那顏之怒不用乃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二

七

公之謀則貨匪居秦璧還入趙矣不然而皇太后遣齋重寶錢皇后盡括宮中幣與地同盡人與幣俱往徽欽之禍復見於茲雪窖冰天魂終漠北矣然予嘗論之寇準饒學術可以戰而真宗受盟王振少方畧不可以戰而英宗驟舉是則澶淵之會以重發而喪功土木之變又以輕爲而至敗耳彼王振倡謀喜寧反噬雖一死沙場一膏斧鑕而罪浮罄竹報不蔽辜宜乎靖康誅童貫而賈生之書必欲縛中行說而笞其背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二

八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景帝登極守禦

英宗正統十四年秋八月上北狩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諭曰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命郕王臨百官然庶務久曠今特敕郕王總其事羣臣其悉啓王聽令辛未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命郕王輔之詔天下曰邇者寇賊肆虐毒害生靈皇帝懼憂宗社不遑寧處躬率六師問罪師徒不戒被畱王庭神器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選賢與長立見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一

深爲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萬姓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癸酉郕王臨午門言官大臣次第宣讀彈劾王振啓章言振傾危宗社請滅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詔羣臣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闔門眾隨擁入有令旨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眾曰順振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鑑時太監金英傳旨令百官退眾欲摔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旁叱百官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摔順首曰馬順往時助振惡今日至此尚不知懼眾爭毆之或就脫順鞮捶擊躡踏立斃順眾又索振黨內使毛王二人英

掉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
已逾時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反接跪於廷眾唾
罵之於是眾競喧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百官既毆
殺順益恟懼不自安王亦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
于謙直前攬王衣曰殿下止振罪首不籍無以泄眾
憤且羣臣心爲社稷耳無他王從之降令旨獎諭百
官歸涖事馬順罪應死勿論眾拜謝出是日事起倉
卒賴謙鎮定謙排眾翊王入袍袖爲裂旣出吏部尚
書王直耆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
日雖百王直何能爲 丙子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二

朝陳鑑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德清等家振第宅數
處壯麗擬宸居器服珍玩尚方不及玉盤徑尺者十
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沒官
鬻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暨山弟林等皆從駕
死於兵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二十三日也
先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卽歸上都督郭
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
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
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
知府霍宣同出見獻蟒龍袍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

也先弟大通漢英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飢可令刈以入城又曰也先聲言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備從騎叩城下索犒軍資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旣獻復不應初也先來索賂郭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上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祿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旣淹久寇覺驚擾而去時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大同將士咸感奮屢出奇挫敵故以孤城得全也先擁上道宣府總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三

兵楊洪閉城門不出事聞逮洪繫詔獄上出塞過貓兒莊九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始入也先營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爲樂仍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上亦如也先禮也先屢欲謀害會夜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謀乃沮且加禮焉袁彬侍左右頗知書性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畱在北至是亦與彬同侍又有衛沙狐狸者亦隨上至漠北供薪水勞苦備至二十九日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

廊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時議者以時方多故人
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
進王再辭讓眾請遵太后命允之遂擇日行禮 九
月戊寅朔上在迤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
使還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幣二百匹賜也先癸未
廊王卽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詔赦天下改明年
爲景泰元年 也先復遣使致書辭悖慢兵部尚書
于謙見帝泣言曰寇賊不道勢將長驅深入不可不
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
一宜急遣官分設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四

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
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
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衛穎等給領兵士
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
竑等分出巡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
安插毋爲寇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令
在官者悉詣關支准爲月糧之數庶幾兩得帝嘉納
之 以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
分守居庸紫荆等關以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
命侍講徐理楊鼎檢討王詢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

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起楊洪石亨於詔獄命洪仍守宣府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軀鬚垂至膝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以于謙言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贖罪十月

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故韃靼也土木之敗降於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爲彼鄉道奉上皇入寇七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五

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洵洵人無固志赦交趾敗績論死成山侯王通爲都督陞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興安問王通計將安出通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爲對興安鄙之侍講徐瑄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徐瑄問計瑄曰驗之星象歷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瑄妄言當斬太監金英宣言於眾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

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寇迫關思各處芻粟數萬計恐爲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請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齎盜糧耳獨不見宋牟駝崗事乎眾皆是之己卯也先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於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鏗軍於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與御史楊善守城時眾論戰守不一主將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弱是愈張也乃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以示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六

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一謂寇多騎長於野戰短於攻城且堅壁勿戰使之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一謂寇深入宜令死士夜襲其營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寇旣舉國入犯邊無所禦宜分邊兵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退有所歸宜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不斬者同罪使士知畏法詔趨行之喜寧曠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眾莫敢出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於土城廟也先

伯顏帖木兒擐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
敕上皇視漢字書也先視番字敕也先曰爾皆小官
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亨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
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寇益四出剽掠焚三陵殿
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散掠下邑攻城益急
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莫能支矣大學士陳
循等疏請敕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
官軍夾擊又請旨募斬也先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僞
作喜寧與太監興安書云約誘也先人寇欲乘其孤
軍取之書爲也先邏卒所獲也先頗疑喜寧旣而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七

府遼東兵至軍大振時諸軍二十二萬列城下寇見
大軍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謙設伏空屋遣
騎誘之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石亨出安定門與
其從子彪持巨斧突入中堅所向披靡敵卻而西亨
追戰城西復卻而南彪率精兵千人誘寇至彰義門
寇見彪兵少逼之亨率眾乘之寇敗走神機營都督
范廣以飛槍火箭殺傷甚眾都督孫鏜禦寇西直門
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叩門求入給事中程信監軍
西城言鏜小失利卽開門納鏜賊益張人心益危乃
閉城趨鏜戰寇逼城鏜兵走死地亦附城戰信與都

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槍礮佐鏜毛福壽高
禮往援禮中流矢石亨兵亦至乃引退於是也先知
我有備氣稍沮于謙使諜諜知上皇移駕遠命石亨
等夜舉火大礮擊其營死者萬人也先以上皇北遁
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遁也先出居庸關伯
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關諸將分兵躡其後石亨
與從子彪復破寇於清風店孫鏜楊洪范廣逐寇至
固安又捷奪回人口萬餘時寇騎散掠各郡不過百
餘騎驅人畜以自衛望之若萬眾然猶殺官軍數百
人洪子俊幾爲所獲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
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亦隨之
旣入寇營也先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
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卻之胡濙王直曰脫脫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
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
帛協守大同都督郭登議率所部并糾集義勇從
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戎馬南驅三關失
險雷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
內廷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
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己敢忘報國之心成

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以賊退優詔褒答之時六師
屢衄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
心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
若祚國必無他憂若敵勢莫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
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大同孤危登氣益壯弔死問傷
親爲痛恤晝夜籌慮修城繕兵以圖後舉尋京師圍
解登上疏言寇騎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
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備必先
修乞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明理克欲以成聖學親賢
遠佞以收人望旣又傳也先將復犯京師登以京兵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九

新選不可輕戰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
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兵法知彼知己可守則守其
涑水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
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
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命都指揮董寬率
兵督河間瀋陽等衛緝捕盜賊時降人安置畿內者
乘時並起爲盜 十一月以寇退京城解嚴降詔撫
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
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有誦謙
功者輒謝言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但不城下盟

何功也學士陳循疏言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曉暢軍事宜召還守宣府總兵楊洪及子俊皆善戰宜畱之京師于謙曰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邊備旣虛萬一也先乘虛據宣府爲巢窟京師能安枕乎兵科給事中葉盛亦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馬營獨石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寇騎何以薄都城卽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四郊生靈荼毒何宜急令固守爲便先是土木旣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旣而復召宣府總兵入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十

衛京師人心益懼或欲遂棄宣府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必斬眾始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寇知有備不敢攻至是上從于謙葉盛言乃以左都督朱謙佩印鎮宣府紀廣楊俊副之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伯顏帖木兒妻阿撻刺阿哈刺令侍女設帳迎駕宰羊遞杯進膳尋值聖節也先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哈銘袁彬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汝夜手壓我胸我俟汝

醒乃下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臥事銘頓首上皇夜
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
也上皇使哈銘致意伯顏妻合勸伯顏送還朝妻曰
我婦人何能爲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
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卮來獻銘時時設喻慰
上皇勿憂或成疾時也先聲言欲送上皇還眾遂
多主和于謙獨排眾議曰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
戒各邊將毋墮賊計命尚書石璞鎮守宣府都御史
沈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
城昌平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都軍務平江伯陳豫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十一

守臨清副都御史羅通守山西

景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
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
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罪事遂寢大
同總兵郭登敗寇於栲栳山寇入大同境登率兵躡
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
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言
賊眾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
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卽欲自全得乎按劍
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

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
手刃一人遂大破其眾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
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
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爲一
時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
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
未曾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爲
夾地龍飛天網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
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
陷又用礮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賊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三

傳以爲神云時也先分調各部擾邊朱謙敗之於宣
府杜忠敗之於偏頭關王勦敗之於遼東馬昂敗之
於甘州修城堡簡精銳各邊皆有備石亨佩大將軍
印巡邊石彪楊俊亦間出中國勢遂振 閏正月叛
人小田兒伏誅小田兒爲也先鄉導雜使中來矚虛
實于謙授計侍郎王禕就大同道誅之 二月叛臣
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
上皇深惡之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
救之乃免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
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

既至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俊縱兵遂縛寧送京誅之也先聞寧誅與賽刊王等分道入犯三月也先賽刊王寇大同陽和大同王寇偏頭關荅兒不花王寇亂柴溝鐵哥不花王寇大同八里店鐵哥平章寇天城脫脫不花王寇野狐嶺并萬全夏四月甲戌戶部尚書金濂等議寇騎犯邊大軍失利遣有馬營獨石龍門鵬鶚等處芻糧宜令督儲侍郎劉璉提督軍務副都御史羅通及宣府總兵朱謙遊擊楊能會計徙運宣府從之都督楊俊請大舉出塞大同宣府列營堅守爲正兵獨石偏頭

乘間設伏爲奇兵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出塞逐北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于謙曰報仇雪恥臣等職也顧興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卽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塞賊以偏師綴我而別遣部落間道乘虛入寇是自撤藩籬非萬全計臣愚未見其可上從謙議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腆幣以款寇兵而徐爲討伐計于謙曰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寇騎已至關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齟我何似而可言和况也先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之

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貴介胄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是時上任謙方專疏既入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也先不得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質始謀歸太上矣 謀報也先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雁門關烽火連屬眾皆恐請大發兵援之于謙策也先大隊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畧授石亨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若將大舉者仍遣延綏總兵帥騎渡河於保德州設伏截殺從之已而賊果不至 于謙以畿輔諸州郡兵力單甚乃皆宿兵奏遣都指揮陳旺石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十四

端王信王竝等分屯涿鹿真定保定易州諸處而以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 五月乙巳巡撫山西都御史朱鑑奏也先分道入寇請令關隘守將畫地救援寇犯河曲保德岢嵐宜令偏頭關策應犯寧化靜樂忻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西策應犯五臺繁峙崞縣宜令雁門關策應其石州寧鄉宜令汾州守備分兵協守從之武清侯石亨奏寇騎六萬圍代州官軍出戰有斬獲又分營雁門關一路恐侵京師下廷臣議黃花鎮鞞口外衛西北邊境內護陵寢京師宜益兵守備從之仍令兵部稽在

京軍馬數以聞寇騎犯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等率兵力戰卻之官軍陣亡者百四十四人都督江福等兵應援不利殺傷百餘人 兵部言通事馬雲馬青先奉使迤北許乜先細樂伎女又許與中國結婚皆出自指揮吳良致開邊釁請寘諸法詔下錦衣衛鞫之

立京團營操法初太宗以北伐故宿重兵燕中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精銳畧盡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號令紛更兵將不相識于謙上言兵冗不練遇敵輒敗額四十餘萬非盡可用者徒費大家米於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五

是卽諸營選馬步驍悍者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都指揮領之團操以備緊急是爲團營而以謙總督列侯石亨楊洪柳溥爲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自是兵將相識每出征卽令原管都督領之故號令歸一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縱謙威令嚴密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亨等雖爲大帥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頰首而已 戮左都督楊俊俊楊洪子也恃勇桀驁不可馴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旣

而命爲參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輒調永寧守備官軍於懷來將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死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旣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來私仇捶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於市阿刺遣使貢馬請和邊臣畱之懷來以聞是時韃靼政事也先專之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少知院阿刺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十一

均受及也先欲和恥屈意陰使阿刺等來言於是禮部會議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都指揮同知馬政譯來使情僞彬等言也先果欲議和罷兵且奉還上皇奏至帝問尚書學士陳循曰也先可和耶循曰遣而備之上曰然乃降璽書厚賜阿刺數也先挾詐義不可從卽阿刺必欲和好待瓦刺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六月吏部尚書王直等言也先遣使請上皇還京蓋上下神祇陰誘其衷使之悔悟伏望皇上許其自新遣使臣前去審察誠僞如果至誠特賜俯納奉迎上皇以歸不復事天臨民陛

下但當盡崇奉之禮庶天倫厚而天眷益隆上曰卿言甚當然此大位非我所欲蓋天地祖宗宗室文武羣臣之所爲也自大兄蒙塵朕累遣內外官員齎金帛迎請也先挾詐不肯聽若又使人往恐假以送駕爲名羈畱我使率眾來犯京畿愈加蒼生之患卿等更加詳之勿遺後患上皇駕至大同先是也先入寇聲言選戰馬奉上皇南歸是日至大同定襄伯郭登設計於城月門裏具朝服以候潛令人伏城上俟上皇入卽下城閘板旣及門寇覺之遂擁上皇退去

一武清侯石亨言雁門關一帶山口雖已築塞賊猶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七

漫山徑過須斷其半山可行之處京城四面宜築墩臺以便瞭望署都督僉事劉鑑言京師與懷來止隔一山請自懷來築烟墩直至京師土城遇事舉火以報從之秋七月也先屢以和議不成復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參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至京師請和禮部議尚書胡濙等奏奉迎上皇帝不允次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寇絕而卿等屢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對曰上皇蒙塵理宜迎復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帝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眾不

知所對於謙從容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答使者冀以舒邊患得爲備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羣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傳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乎眾未答王直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等惟皇上使誰敢勿行者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帝命興安傳旨欲遣之對曰實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辭興安入復命遂以李實爲禮部右侍郎克正使羅綺爲大理寺少卿充副使馬顯授指揮使爲通事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爾等見脫脫不花也先立言須有體上遺書脫脫不花可汗曰我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十一

家與可汗自祖宗來和好往來意甚厚往年奸臣滅使臣賞遂失大義遮畱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尚畱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命將出師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何異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眾輕於戰鬪恐逆天也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將各路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副天心復降璽書諭也先及阿剌遺可汗也先阿剌白金文綺時閣臣及府部諸臣承上意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實等遂偕完者脫歡行以十七日至

也先營地名失八禿兒既見也先讀壘書畢乃引見上皇上皇居伯顏帖木兒營所居氈毳帳服食飲皆羶酪牛車一乘爲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銘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曰朕非爲遊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因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上皇曰曾將有衣服否實等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實等乃私以所有糗餌常服獻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圖大事也先欲歸我卿歸報朝廷善圖之儻得歸願爲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

問上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上皇曰朕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於我日暮實等歸宿也先營酌酒相待也先伯顏貂裘胡帽其妻珠緋覆面垂肩盃酪盂肉更互彈琵琶吹笳兒按拍歌勸酒也先曰南朝我之世仇今天使皇帝入我國我不敢慢南朝若獲我肯畱至今日乎又言皇上在此吾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上皇意也先曰南朝遣汝通問非奉迎也若歸亟遣大臣來實等遂辭歸上皇出三書授實其

一上皇太后其一達於上其一諭羣臣伯顏帖木兒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也先幼子曰此與朝廷議姻者實不敢對實未至京會脫脫不花亦遣使皮兒馬黑麻請和右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人皆危善善曰上皇在沙漠此爲臣者效命之秋也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乃遣善榮及指揮王息千戶湯肩勳同皮兒馬黑麻往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卽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實旣還朝具述也先情及上皇起居狀諸文武大臣合疏言李實出塞道中行北騎聞欲議和皆舉手加額及見也先殊喜言迎使夕來大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三

歸監察御史畢鑾復言羣臣之請切矣陛下必待善歸夫中國所恃者信義也不迎不義失詞非信就令彼詐我備在也翰林邢讓亦以爲言帝曰上皇朕兄豈有不迎彼情叵測正欲探之情誠而迎又何暮焉楊善旣出境也先使所善田民者爲館伴來迎且有所探飲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被畱於此前者土木之役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止扈從一不爲備故潰雖然彼幸而勝未見爲福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三

槍火礮藥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復穿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猴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其人悉以語也先二十九日至也先營值其出獵八月初二日丁卯與也先相見也先問減馬價故善曰往時外使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卽稚子亡弗資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豈得言薄也先曰然則奈何畱我使予我帛時翦裂幅不足者善曰帛有翦裂不足者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所進馬

有劣弱而貂皮做豈太師意耶至使臣所從人爲奸盜他所或遇害中國畱之何用也先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因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覆辨論數千百言也先喜也先問上皇還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不得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也先悅服平章昂克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以爾貪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書之史冊後世皆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爲書也伯顏帖木兒請畱使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三

遣使欲南朝更請上皇臨御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大臣至矣不可無信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於其營善待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癸酉上皇駕行也先與渠帥送車駕可半日許下馬解弓箭戰裙以進諸渠帥羅拜哭而去伯顏帖木兒獨送上皇至野狐嶺進酒帳房旣畢屏人語哈銘曰我也先順天意敬事皇帝一年矣皇

帝此來爲天下也歸時還當作皇帝卽我主人有緩急我可得告愬眾皆道旁送駕進牛羊善日呼皇帝行矣伯顏帖木兒再送駕出野狐嶺口上皇攬轡慰藉而與之別伯顏帖木兒大哭歸仍命渠帥率五百騎送至京師旣別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上皇失色旣至乃其平章昂克出獵得一獐馳使來獻受之乃去駕入關丁丑上皇至宣府南城上遣太常少卿許彬奉迎工部尚書高穀給事中劉福等言奉迎上皇禮不宜薄禮部連日會議未定壬午上皇至宣府癸未千戶龔遂榮投書於高穀所穀袖入傳示文武大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三

臣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欲以上聞中止給事中葉盛程信于泰上疏言諸大臣持一帖羣立午門傍聚觀議論藉藉乞宣問之書言上皇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獵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喜躍迎復禮宜厚上亦當避位懇辭然後復位否則貽譏後世上詔諸大臣已而知書出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胡不告朕爲匿名書耶遂榮恐累穀乃發憤自白陳循王文見之恚甚請治其罪下錦衣衛獄然上不深罪也尋釋之己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

畧百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孰以爲來耶黠寇不索金帛必索土地耳眾素畏文相顧莫敢言給事中葉盛等造禮部問時胡濙已具儀注送內閣矣畧謂天寶之亂玄宗幸蜀肅宗卽位靈武尊玄宗爲太上皇帝肅宗收復兩京迎還上皇至咸陽備法駕望顏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著紫袍望樓上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肅宗兩泣辭黃袍自爲肅宗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下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齡汝之孝也肅宗乃受今備法駕安定門外誠爲太簡帝曰慮墮狡寇計故簡其禮大兄入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五

城朕知尊親遂備法駕候安定門外庚辰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上皇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意遜讓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命保定伯梁瑤征苗寇以河間等降丁從征先是永樂間塞北部落來降者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强悍不可制方也先入寇乘機騷動至是大發兵征兩廣湖貴苗寇兵部尚書于謙奏遣之其有名號者厚賞犒隨軍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往自是肘腋無他患

一年秋九月也先遣使求通好固邀我使往報上從
言官議詔絕之

三年夏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以兵
科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參政協贊軍務先是楊
洪鎮獨石馬營等八城己已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
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
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利
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
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帑金五千兩買牛犢簡戍卒不
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修器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五

勞功恤孤諸費皆取之盛在獨石五年軍民賴之邊
境得安時土木北狩浙閩三楚貴竹盜賊蠡起前後
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
勳臣小不中程律卽請旨切責不貸片紙行萬里電
耀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
下咸服謙而歸上能用人

谷應泰曰英宗北狩戰士兵甲死亡畧盡邊關

守隘望風奔潰搖足之間黃河以北非國家有

矣幸而遷都議格鍾簾不驚然而君父叩關臣

子拒敵彼出有名我負不義狐疑旣生上下瓦

解講使亟行責問無已長安必不可守英宗必不能歸徒使有貞之輩操星象而笑其後也嗟乎南遷不行然後國存和議不行然後君存兩議俱息君國皆存而少保之禍不得旋踵矣當夫北兵四合守禦單寒虎穴故君已置度外圍城新主亦危孤注身先矢石義激三軍家置環寺之薪人守州兵之哭傲如石亨怯如孫鏗懦如王通無不斬將奪旗緣城血戰追奔逐北所向披靡此一役也軍聲復振君臣固守陵闕磐石矣然而遣使入朝動請迎駕懸師剽掠輒託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三

回鑾彼直我曲彼壯我老也先者方且挾此奇貨羈制中原以戰不敗以和可成輸幣不還進而割地割地不歸誘之稱臣中原生靈自此無安枕矣而乃兄終弟及父子之情既割社稷爲重君臣之義亦輕至則龍衣糗食敬輸橐籥之忱歸亦別院閒宮不過漢家之老然則挾天子者挾一匹夫耳邀利之心懈而好義之心萌郭登之言決而楊善之說行英皇自此生入玉門矣昔太公置鼎漢祖分羹徽欽被執宋高哀請一則新豐雞犬還老闕庭一則淚灑冰天終於

輿櫬蓋相如碎璧而璧存賈胡藏珠而珠去擁
空名者視同虛器居必爭者勢難瓦全也夫昭
王沈漢穆滿難歸楚懷入秦頃襄不反彼此得
失危不間髮故漢高分羹之語乃孝子之變聲
郭登有君之謝實忠臣之苦節英宗不感生還
反疑予敵謙死東曹登貶南都忠臣義士所以
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景帝外倚少保內信興安
狡寇危城不動聲色當時朝右豈乏汪黃建炎
踐祚亦有宗李相提而論景誠英主而乃戀戀
神器則又未聞乎大道者也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河決之患

英宗正統十三年秋七月河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隄奪濟汶入海尋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畱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淮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弗就尋復以侍郎王永和代璞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元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一尚書宋禮濬會通河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績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塢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爲罷海運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與淮分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至明則妨漕矣故視古尤急十四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治河事宜先是沙灣之役永和以冬寒遽停工又以決自河南敕彼共事上切責之至是言黑陽山西灣已通水從泰

通寺資運河東昌則置分水閘設三空泄水入大清
河歸於海入柳樹工猶未可用沙灣隄宜時啓分水
二空瀉上流庶可亡後患從之

景帝景泰三年春二月河決沙隄灣命左都御史王
文巡視河道

四年冬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
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
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
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工部尚書石璞侍
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凡七年皆績弗成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二

乃集廷臣議於文淵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乃
進有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之河以決故涸而有
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治河卒踰數萬
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源遂踰濟汶至
衛汴循大河道濮范還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
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平水勢
旣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
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
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
由阻然欲驟湮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上

流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上從之

七年夏四月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河功成先是有貞疏上既報可乃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爲渠以疏之中置閘以節宣之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準由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滹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三節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九堰既設水遂不東衝沙灣而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鄆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凡堰隄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蓋合五行用平水性而導汶泗之源出諸山匯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

一十里復建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有貞因奏瀾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有功蓋三年而告成是役也聚而閘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錠三千緡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劬荆倍之橐稊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可算然用糧於官僅五萬石功成進副都御史初有貞方鳩功有言沮者上使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四

中使問之有貞示以二壺一壺之竅一一壺之竅五注水二壺五竅先涸中使還報上上惟有貞之所爲有貞常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心怪之聞僧居山中有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徐曰聖人無欲有貞沈思竟日悟曰僧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孝宗弘治二年夏五月河決開封入淮復決黃陵岡

入海

三年夏四月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河決支流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於祥符長垣
下曹濮衝張秋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於蘭
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瀾漫四出不由故道禾
盡沒民溺死者眾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
布政使徐恪力陳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
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中
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
歸德飲馬池中徑符離橋而南皆浚而深廣之又疏
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汴汴入
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五

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
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
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
縮以時啓閉蓋東北分治而東南主疏云

五年秋七月張秋河決命工部侍郎陳政督治之時
河溢沛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家
金龍等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隄入漕河與汶水
合而北行張秋隄乃遣政往政尋卒

六年春正月命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僉都御
史督治張秋決河

七年春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平江伯陳銳太監李興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隄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河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隄復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於海決口闊至九十餘丈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銳等協治之河南巡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六

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瀾漫乃者上廕聖衷特命都御史劉大夏經理而伏流橫溢功力未竟議者以黃陵岡之

塞口不合張秋之護隄復壞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爲海運之說者得毋以噎而廢食哉夫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故湍悍之勢不可遽回今自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僅二百餘年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且可以分水勢今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七

下流之勢水勢旣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僨敗輒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仁上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旣委劉大夏又命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爲宮闈爲四夷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茂仁爲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仁守陳子也夏四月塞張秋隄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發民丁數萬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

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浚祥符四府營縣淤河
由陳畱至歸德分爲二道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
州渦河會於淮又於黃陵岡南浚賈魯舊河四十里
由曹縣出徐州支流旣分水勢漸殺乃築西長隄起
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
六十里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逾於徐有貞云璽書
褒賞入爲戶部右侍郎始河自清河隙入淮大夏治
之自宿遷小河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
至徐州小浮橋入淮 九月加山東參政張縉秩爲
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夏治決河委縉調度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八

及成功遂陞爲通政司右通政時衝決之餘溝防不
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於決口之東砌
石岸數里以固舊防又新築南旺東隄樹柳其上每
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武宗正德四年河決曹單趨沛出飛雲橋命工部侍郎
崔巖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垂成漲潰代以
右侍郎李鏜四月弗成盜起而罷

七年秋九月以右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築大隄
起魏家灣互八十餘里至雙堎集都御史趙璜又隄
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

世宗嘉靖七年春正月鑿新漕不成先是河決曹單城武陽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鷄鳴臺沛北皆爲巨浸東溢逾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刑部尚書胡世寧上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請先述治河之說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經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畱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場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九

而南匯於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漫爲巨浸盜入沛北之昭陽以致運道壅淤然壅淤旣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小決而東北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矣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穀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泗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隄至於沛縣之北廟道口

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於運道臣與李承勛同行擬議莫若於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諸處別開一河南接畱城北接沙口闊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來冬冰結船止更加濬闊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應期上言宜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畱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舟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民夫萬人分標開鑿已而其地居河上流土皆沙淤功弗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數萬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謂糜財用勞民力功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十

必不可成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渠之議寢焉以侍郎潘希曾往代踰年豐沛單三縣隄成十三年初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闌面豐沛以北稍遠水患久之復決趙皮寨穀亭流絕而廟道口復淤議者欲引沁鑿衛置敖倉衛輝由渦經汴達陽武陸輓之始由衛北運言人人殊時治河者工部侍郎劉天和專修復故道未幾河忽自夏邑太丘等集衝數隙轉東北流經蕭縣出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尋塞蓋河勢南徙

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鷄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涸上命

兵部左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役丁夫七萬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糧運無阻上悅加以旂秩尋復淤是時河益南徙頗便漕然五河蒙城臨淮諸州邑鳳泗之北祖陵在焉議者以爲憂三十一年秋八月河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爲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十一

四十四年秋七月河盡北徙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東行踰漕入昭陽湖泛濫而東平地水丈餘散漫徐促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初漕渠左視昭陽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數十里識者危之嘉靖初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從之鳩工未半爲異議所阻至是漕堙以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濬鑿衡與僉都御史潘季馴尋應期所開故道以爲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開新河自南陽達畱城百四十一里濬舊河自畱城達境山五十三里役丁夫九萬餘八閱月而成而水始南趨秦溝

穆宗隆慶元年春正月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是河決沛縣議者請復故道乃議新集郭貫樓諸處上源尚書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兼欲資利河流出境山之北則開河淤出徐州之南則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碣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西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爲患甚大陛下不忍沛魚之民橫罹昏墊欲開故道臣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十一

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也河流由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黃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爲力甚難其不可三也曠日持久役夫三十萬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工費數百萬司農告匱其不可五也臣以爲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長隄以防奔潰上從之乃鑿舊渠深廣之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其中注灞三河口疏舊

河築馬家橋隄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雷
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爲閘八減水閘二十爲壩
十有二隄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隄三十里已而
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浦導沙河入獨山
湖凡爲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
道盡通是名夏鎮河工成加衡太子少保於是河專
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并流秦溝

三年秋七月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者三十
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隄崩
壞山東莒郟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入邳州人民溺
焉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七

四年秋九月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
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
督河道侍郎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
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欲先開泇河以遠河勢開蕭
縣河以殺河流者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爲異日
慮耳今秋水洊至橫溢爲災臣以爲權宜之計在棄
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疏下

部

五年河決雙溝先是河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

厓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至是乃自雙溝而下北決
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閭家
張擺渡王家房家白糧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旣散幹
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趙孔
昭翁大立前後治之無功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
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
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沭河海運紛沓莫可歸一於
是卽家起都御史潘季馴治之季馴之治水惟求復
故道而已乃上言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出小
浮橋安流無患後因河南水患別開一道出小河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十四

本河漸被沙淺嘉靖間河北徙故道遂成陸地臣奉
命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由崔家口歷河南歸德
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
潘家口矣父老言去此十餘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
百二十里舊河形跡見在可開臣卽自潘家口歷丁
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垌趙家圈
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
皆滂沙見水卽可衝刷臣以爲莫若修而復之河之
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河道
俱爲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每

歲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得以安居二利也河從南
行去會通河甚遠開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
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因而深刷四利
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
淤塞之患五利也既報可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
塞十一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季
馴閑住

六年春河決邳州運道阻總河侍郎翁大立復議開
泇河以達其勢潘季馴言泇與黃河相首尾今河南
決淮揚北決豐沛漕渠不相屬泇處中將焉用之已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五

而以漕舟壞季馴被劾歸給事中雒遵言治河有效
無如工部尙書朱衡者乃詔衡與總河都御史萬恭
覆視則泇口限嶺阻石竟報罷而一意事徐邳河衡
上言茶城以北防黃河之決而入茶城以南防黃河
之決而出故自茶城至邳州宿遷高築兩隄宿遷至
清河盡塞決口蓋防黃河之出則正河必淤昨歲徐
邳之患是也自茶城秦溝口至豐沛曹單以接縷水
舊隄蓋防黃河之入則正河必淤往年曹沛之患是
也二處告竣沛縣密子頭至秦溝口應築隄禦之命
萬恭總理其事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

夏四月兩隄成北隄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束於河流睢邳之間可以稼建鋪立舍設軍民守之如河南山東黃河例河乃安運道嘉隆之間治河者以衡恭季馴爲能

神宗萬歷五年秋八月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橫流四溢連年不治詔復以潘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理河漕時有議當疏海口者季馴言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高家堰塞崔鎮東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上可其奏季馴爲之三年而高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六
家堰成一夕黃浦涸得龍首以獻其大專車時以比龍首渠云

十五年冬十月命工科給事中韋居敬相度黃河議修治之策時黃河漫流自開封封丘偃師及東明長垣多衝決大學士申時行言失今不治河將北徙上流不下徐淮則運道可憂故有是命已而督河楊一魁議因決濟運導沁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於河恐一決有衝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口開河身加浚衛河民得灌田尤爲完計上從之

十六年春三月禮科給事中王士性上言黃河自徐而下河身高而東以隄行隄與徐州城平委全力於淮而淮不任黃水乘運河如建瓴淮安高寶興鹽諸生民託之一丸泥決則盡化魚鼈而議者如蟻穴漏卮補救無寧歲總不如復故道爲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一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廬墓之礙至開河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爲利無窮章下所司韋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七

居敬言故道難復不行復議開訾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淤者復疏夏六月總理河道潘季馴上言河水濁而強汶泗清而弱交處則茶城也每至秋黃水發入淮沙停而淤勢也黃水減漕水從之沙隨水流河道自通縱有淺阻不過旬日往者立石洪內華二閘遇水發卽閉之以過其橫黃水落則啓之以出泉水但建閘易守閘難貢使之馳行勢要之開放急不能待而運道阻矣乞禁啓閉之法報可

十七年河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遙隄築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

橫隄河防幸無事

十九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於城溺人無算浸及祖陵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霖水漲久當自消時季馴凡四治河河皆治季馴之議以爲河性湍悍善徙者水漫而沙壅也法莫若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循河故道束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畱行而又近爲縷隄縷隄之外復爲遙隄故水益淺遠不至旁決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六

二十三年夏四月命工科給事中張企程勘淮泗工先是邳州高郵寶應大雨水湖決壞隄泗州水浸祖陵巡按御史牛應元言治河在闢清口浮沙次疏草灣下流達伍港灌口廣其途入海次開周家橋達芒稻河入江而鮑王諸口決爲巨浸難以施工或分其水築黃堦戎口之壩疏符離集睢水之淺濬宿遷小河入黃之口故有是命已而企程覆奏隆慶末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於目前清口既淤又築高堰隄張福以東之障全淮以角黃舉七十二溪之水匯於泗者僅口數丈出之出之十一瀦之十九河身日高安

得不倒溢以灌泗乎今高家堰費鉅未可議廢且并高寶淮揚亦不可少周家橋北去高堰五十里其支河接革子湖若浚三十餘里一自金家河入芒稻河注之江一自子嬰溝入廣洋湖注之海則淮水泄矣武家墩南距高堰十五里偪永濟河引水自密灣間出口直達涇河自昭陽湖入海則淮之下流有歸此急救祖陵之議也 九月總督漕運褚鐵議導淮總理河道楊一魁議先分黃次導淮御史牛應元議合行之又爲祖陵計黃堙口決當制小林口淤當挑歸仁隄當培上從之括帑五十萬役夫二十萬分黃導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九

淮自黃江嘴導河分趨五港灌口徑入海以殺黃勢毋盡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闢積沙數十里又於高堰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於湖爲預浚入江入海路以泄之祖陵水漸退而水患息

二十四年九月戊戌河工成總理河道楊一魁總督漕運褚鐵等賞賚有差

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寅河決黃堙口總督漕運尚書褚鐵言黃口宜塞否則全河南徙害將立見 三月濬小浮橋沂河口小河口工成自河南徙徐邳復見清泗議者謂全河水微妨運決口不塞恐下蓄歸仁

爲二陵患獨總河尚書楊一魁謂黃堦口深淵難塞
議浚小浮沂泗築小河口工成果利運尋久旱運河
澀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議浚黃堦口及上歸灣
活嘴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
黃河自古爲患近自分黃道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
墊之災又自黃堦一決全河南徙究豫徐邳得免河
患而其餘波出於義安者又導之入小浮橋足以濟
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於決隄放水之議矣
而議者猶曰運道有淺澀之虞祖陵有意外之患地
方有淹沒之苦不知國家運道原不資於河全河初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三
出亳壽之郊以不治治之故歲無治河之費其後全
河漸決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久假不歸又
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於是濁沙日澱河身
日高上過汶泗則鎮口受淤魚滕被侵下壅清淮則
退而內瀦盱泗爲魚以至瀕河沒溺歲運飄流甚至
浸及祖陵而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卻之他
徙臣奉明命改絃易轍首開武墩經河次疏具壩固
莊又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引
之水亨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究之
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

蓋決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陂湖以爲之匯有小河
白洋固朱等河溝以爲之委祖陵雄據上游崇岡疊
嶂諒無可慮卽歸仁一隄見爲險要亦非水衝萬一
失守亦不過下浸桃清由洪澤諸湖以下清口勢不
能逆流倒灌上及盱泗也至南流泛濫雖不免爲下
邑民生之害碣山水道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
須遷城以避河患其以涸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睢
往者全河未徙之時豐沛魚滕徐邳不被淹沒乎近
庚寅癸巳之秋徐邳二州不幾爲魚鼈乎較之今日
孰重孰輕故臣始終自信以爲止就已成之功稍終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三

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爲運道之虞亦不能爲陵寢生
民之患抑臣又有說焉禹之導河析二渠播九河隨
水之所向不與爭利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碁列星
布在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則恐決張秋不及張秋
矣又恐淤鎮口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凡禹之所
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占無容水之地固宜其有
衝決也今若空碣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
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
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量蠲一
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此亦一時之省事

萬世之良圖也

二十六年春三月工科給事中楊應文請開泃河泃河在滕嶧沂沭下流南通淮海隆慶以來翁大立數議未決舒應龍嘗鑿韓莊中輟時河決黃堍口請終其功報可夏六月以工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劉東星總理河道漕運東星循行河隄謂阻漕治在標決河治在本兩利而並存之議開趙渠蓋商城虞城以下至於徐州元賈魯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潘季馴議開之計費四百萬而止及河決單縣黃堍口稍通成渠惟曲里館至三仙臺四十里如故東星因欲浚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三

之又自三仙臺至泗州小浮橋開支河又濬漕河起徐邳至宿費可十萬緡

二十九年秋九月河決蕭家口先是開封歸德大水商城蒙城等處河衝蕭家口百餘丈全河南徙淮泗賈舟不及去置於沙上總督河漕工部尚書劉東星卒於濟寧東星浚趙渠開泃河工未竟而卒十一月御史高舉言膠萊海運格於守臣而止先是張居正柄國卽有議開泃河者山東參政馮敏功曰泃口穿葛墟諸山皆砂石不可鑿南北大湖相連不易隄甚非計也事遂寢又欲繇海道開膠河敏功奏議

曰膠河僅衣帶水餘悉高嶺大阜且地皆礪石山水奔瀑工難竟卽竟矣海水挾淖沙而入必復淤不若舍膠泐而專治河河漕合治則國儲民命兩利分治則兩敗矣然居正竟促撫按開濬纔及數尺果皆礪石黑沙難施畚鍤費帑金十三萬迄無成功乃止三十一年春正月山東巡撫黃克纘言開王家口爲蒙牆上流上流旣達則下流不宜旁泄宜塞從之夏四月總理河道侍郎曾如春卒如春治河力主開黃家口領六十萬金謁智畢慮旣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隘故水不行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三

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曰若河流旣回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半矣一夕水漲衝魚臺單縣豐沛間如春聞之驚悸暴卒以工部右侍郎李化龍總理河道三十二年春正月總理河道侍郎李化龍請開泐河曰河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出茶城向徐邳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向徐溝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爲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旣

遠於陵亦濟於運前督臣排羣議興茲役竟以資用
乏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宛然故爲
今計惟守行隄開泲河爲便上從之 秋八月河決
蘇家莊淹豐沛黃水逆流灌濟寧魚臺單縣而魚臺
尤甚 九月壬申分水河成

三十三年秋七月壬午呂梁河澀給事中宋一韓論
前總督李化龍泲河之誤不報

三十四年夏四月癸亥河工成自朱旺口至小浮橋
袤百七十里河歸故道役五十萬人費八十萬金五
閱月而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十四

懷宗崇禎六年夏五月運河淺阻降總理河道尚書
朱光祚一級

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泲河從之

八年秋九月逮總理河道尚書劉榮嗣初榮嗣以駱
馬湖阻運自宿遷至德州開河注之旣鑿黃水朝暮
遷徙不可以舟給事中曹景參劾之被逮

九年夏四月泲河重濬成

十五年秋九月李自成圍開封河決城陷先是開封
城北十里枕黃河至是賊圍城久人相食壬午夜河
決開封之朱家寨溢城北越數日水大至灌城周王

恭柁走磁州以巡按御史王漢舟迎之也巡撫高名
衡推官黃澍等俱北渡吏卒倉猝各奔避士民湮溺
死者數十萬人城俱圯賊屯高地獨全開封古都會
富庶甲於中原竟成巨浸水大半入濁入泗入淮與
故河分流邳亳皆災

谷應泰曰河自龍門下浮東於萬山南至豫州
地平勢怒而河無安流矣故河之決必在河南
而既決之後不南侵全淮卽北衝齊魯侵全淮
者潰散於潁亳徐宿而害在田廬民業衝齊魯
者橫激於曹濮單鄆而患兼在隄防運道然淮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三

近而身大決入淮者患小而治速漕遠而身小
決入漕者患大而治難也洪武初河決原武自
潁壽入淮正統十三年秋河決滎陽入漕潰沙
灣入海景泰三年春河又決沙灣弘治二年夏
河決開封入淮三年夏河決原武支流三一自
封丘下衝張秋一出中牟尉氏一溢蘭陽及歸
德瀾漫至宿五年秋河決張秋七年春河又決
張秋世宗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鷄岡四十四年
河決沛之飛雲橋神宗五年河決崔鎮二十五
年河決黃堍口懷宗十五年河決汴城大抵決

口必在開封南北百里而被害之地淮三漕七
後乃駸駸數病漕河焉蓋合大河以歸一淮物
不能兩大况水又泥淖多滓驅二瀆之水行闊
過之途其必潰也明甚而兗州卑下齊魯瀕海
黃河所向并牽漕河諸水盡瀉入海故河決之
世陸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齊
魯病水漕河病涸一隅病水全河病涸而說者
謂河既欲自豫決兗入漕達海何不盡浚豫兗
諸決地聽河北流過濟寧下臨清出直沽漕與
河合漕不病竭淮與河分淮不病溢策至便也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五

不知淮河浩瀚千里一瀉猶不能洩怒時思沸
湧漕水千步百折委紆盤曲河豈能按轡徐行
乎若必廢漕制以伸河體取咽喉之地爲尾閘
之衝必無幸矣故治河之道古無上策史冊所
載不過三說曰疏曰浚曰塞塞在上流堙谷截
流是也疏在下流分支灑澤是也浚在河身築
隄固岸使之安行是也疏近上策神禹北播九
河賈讓北放渤海棄地遷民費以鉅萬效已難
言之近世以來浚塞兼施徐有貞謂水平後可
治決決止乃可濬淤此先塞繼浚之法也故力

築張秋金隄堅塞決口而徐濬漕河之淤水道
乃平劉大夏言河道不治乃修築隄防之功多
疏濬分殺之功少此先浚後塞之法也故力浚
賈魯河孫家渡殺水入淮又浚淤河出宿遷亳
州入淮後築長隄起豫達徐衝決遂止他如潘
季馴之不失故道不分濁流楊一魁之首開武
墩次疏具壩皆良策也夫殷都帶河囂耿屢遷
武帝刑牲宣瓠時決終明之世河患時警未嘗
一歲沮運者浚塞之力也九河故道已不能修
漕河一綫勢不能廢然則塞浚之功與河終始
尚其借鑒於茲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三

